

迷宮路徑：試論《您忠實的舒里克》中的母子關係*

熊宗慧**

摘要

本篇以俄國當代女作家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的長篇小說《您忠實的舒里克》（Искренне ваш Шурик）為研究對象，探討小說在一男多女的風流圖像表面下一段最隱晦的男女關係，即男主角舒里克與母親薇拉。舒里克與薇拉之間的關係如同戀人，但是相較於小說中男主角與其他女性角色暴露的性愛描述，母子間異常親密卻沒有亂倫的關係反而被忽略掉，不見討論。猶太裔的俄國作家烏利茨卡婭處理這對母子關係的態度謹慎，一來不容許母子亂倫，與此同時卻又不時語帶諧謔地點出這對母子背後潛藏的母戀子、子戀母的曖昧情感。本文試圖以此為主題，從猶太家庭傳統、柏拉圖式精神之愛、伊底帕斯情結和戀子情結等方向，探討這對母子之間複雜的情感以及背後產生的因素。

關鍵詞：烏利茨卡婭、猶太家庭傳統、柏拉圖式精神之愛、伊底帕斯情結、戀子情結

* 本文 2011 年 3 月 18 日到稿，2011 年 4 月 21 日審查通過。

**作者係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Labyrinthian Path: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in *Sincerely Yours Shurik**

Hsiung Tsung-hu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ovel *Sincerely Yours Shurik* (Искренне ваш Шурик) by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female writer Ulitskaya (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The novel is known for its descriptions of a man's romance with many women and its bold revelation of women's sexual desire. However, under this surface of multiple sexual liaisons lies a most intimate male-female relationship—that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Shurik and his mother Vera. While Shurik and Vera continue their relationship as lovers, their intimacy falls short of incestuous sex and is thus paled by other more explicitly sexual relationships in the novel. Consequently, not much scholarship has been done in this regard. Russian Jewish writer Ulitskaya describes this mother-son relationship with much precaution to avoid overt incest, but meanwhile she from time to time banteringly draws attention to these ambiguous feelings between Shurik and his moth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is complex emotions between mother and son, and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the Jewish Family Tradition, Platonic Love, the Oedipus Complex, and Jocasta Complex.

Keywords: Liudmila Ulitskaya, the Jewish Family Tradition, Platonic Love, Oedipus Complex, Jocasta Complex

* Received: March 18, 2011; Accepted: April 21, 2011.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前言

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為俄國當代重要的女作家，她在《您忠實的舒里克》（*Искренне ваш Шурик*, 2004）¹這部長篇小說裡延續之前作品當中的家庭小說²主題，但是重點放在單親家庭上，以男主角舒里克為敘事主軸，分述其與外婆和母親之間三代同堂的家庭故事，以及與其他女性之間的交往。前一條敘事線裡作家藉由舒里克以長孫兼獨子的身分點出隔代和單親家庭的教養問題；後一條脈絡則描繪出一幅眾女爭一男的風流圖像，並於其中大膽剖析女性豐富的情慾，堪稱作家從事寫作以來最大膽的作品，引發不少爭論，例如庫切爾斯卡婭（Мая Кучерская）在 2005 年 4 月 5 日的《俄羅斯報》（*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中訪問作家時提到該部小說：「中心內容之一便是性慾……性的意義似乎被誇大，缺乏內在的理由和依據。半數主角都處於嚴重的性饑渴狀態。這與小說整體的知識份子精神氛圍相悖」³；另外俄國評論者葉黎斯特拉特夫（Владимир Елистратов）則以貶抑的語氣稱「舒里克為蘇維埃時期性生活百科全書」（*Шурик—это своего род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сексуальной жизни*）⁴，從上述兩篇文章可以看出，評論者對作家在該部小說裡呈現大量又赤裸的性慾多不表認同，但無可否認的是，小說藉由一男多女的交往，窺視了蘇維埃時期女性的情慾，並剖析了社會心理。小說中的這兩條敘事線，即關於家庭親情與剖析男女情慾的部份乍看之下涇渭分明，然而仔細觀察卻能發現，小說中最特殊也最隱晦的一段男女關係其實發生在家庭圍牆內，亦即男主角舒里克與母親薇拉的關係。

小說裡女性角色眾多，如瑪蒂爾達、阿麗婭、蓮娜、瓦列莉婭、斯薇塔等等，她們所佔

¹ 本文所引之中文譯文皆出自以下版本：烏利茨卡婭著，熊宗慧譯，《您忠實的舒里克》。台北：大塊文化，2008。以下文中若出現該書引文，僅在引文後標註頁碼。

² 烏利茨卡婭的家庭小說最著名的包括有《索涅奇卡》（*Сонечка*, 1992）、《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Медя и её дети*, 1996）、《庫科茨基的病案》（*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 2001），在前兩部小說裡作家塑造出為家庭犧牲奉獻的偉大女性角色索涅奇卡與美狄亞，贏得評論者與讀者的喝采；在《庫科茨基的病案》中作家以宏觀的角度、細膩的筆法從庫科茨基醫生家族史延展出二十世紀蘇維埃史，特別是史達林專制時期知識份子面對高壓統治的困窘與無奈，令人動容。

³ 校莉莉譯，〈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訪談錄〉，《當代外國文學》，№1，2006，頁 166。

⁴ Елистратов В.. *Про Шурика, который "делал это" // Знамя. 2004. № 8.*
(<http://magazines.russ.ru/znamia/2004/8/elist15.html>)

篇幅不均，職業與社會地位不等，就連種族和國籍也不一樣，唯一的共通點就是與舒里克牽扯不清的關係，狹隘一點來說也就是性關係，例如評論者沃龍涅爾（Нина Воронель）就稱舒里克為「當代新唐璜」（новый образ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Дон Жуана），並指這位唐璜不同於文學史上其他的唐璜，「事實上他從未有過誘惑任何一位女人的念頭，也沒有將之拋棄。相反的，他以安慰者的角色忠實地、心甘情願地服侍一大群不幸的、被色慾折磨得搔癢難耐的女人。」⁵相較於這些女性角色，母親薇拉卻是唯一一位貫穿整部小說情節的女主角，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然而相對於男主角與其他女性角色之間動輒即行的性關係，母子間總是謹守人倫分際，可是與此同時，兩人間的互動和內心溝通極為親密，不時呼之欲出的男女情愫分散在小說各個篇章之中，令人無法忽視。這一對母子曖昧不清的關係實際上是烏利茨卡婭著墨最多的部份，接下來本文將從父親角色的缺無與替補、「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誤解、戀子情結和戀母情結等四個角度和面向，分析這對母子之間的特殊關係和背後產生的因素。

二、父親角色的缺無與替補

小說裡舒里克一家是祖孫三代同堂，卻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然而沒有父親不意謂不需要父親，作者在故事開始便點明外婆伊莉莎白是替補父親角色的第一人選：「外婆堅毅的個性和沉穩內在的特質是除了那架象徵男性的鋼琴外，唯一能平衡陰陽失和的力量了」（39）。此處所謂「陰陽失和」，指的就是沒有男主人一事，而「平衡陰陽失和的力量」則是說外婆的堅毅，使她能夠扮演實質男主人的角色。「找尋一位合適的男主人」成為這部小說裡一個有趣的基調，作者對這一點的強調，顯然與其猶太裔的背景有密切關係。

烏利茨卡婭出身猶太裔知識份子家庭，愛好閱讀與書寫是這個家族根深蒂固的傳統⁶，

⁵ 原文如下：«у него и мысли нет кого-то соблазнить и коварно покинуть. Напротив, он верно и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служит утешителем полчища несчастных женщин, терзаемых непрерывным эротическим зудом.» Воронель Н.. Секрет Дон Жуана. По мотивам романа Улицкой «Искренне ваш Шурик» // Слово. 2006. № 53. (<http://magazines.russ.ru/slovo/2006/53/vo16.html>)

⁶ 關於作家的猶太裔背景的報導非常多，對作家猶太裔身分的強調有時甚至凌駕其俄國作家和基督徒的身分，事實上烏利茨卡婭並非只以猶太人為書寫對象，如《您忠實的舒里克》的主角一家就不是猶太人、《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則寫希臘裔的俄國人。作家本身家族的資料出處如下列網路資料：Телятникова С.. Только любовь дает понимание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 Москвичка. (<http://moscvichka.ru>)

猶太人的傳統倫理觀念深刻影響作家的創作，例如《窮親戚》(Бедны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1993)、《喜喪》(Весёлые похороны, 1997)、《索涅奇卡》、與《翻譯學家丹尼爾·施坦因》(Даниэль Штайн, переводчик, 2006)等就是直接以猶太人為書寫對象，並反映猶太人傳統價值觀的作品。猶太人家庭觀念重，認為「除了教堂，家庭便是猶太人第二個空間的集合形式」(塔木德大全集 324)，並認為「上帝、父親與母親是人的三個伴」(塔木德大全集 407)。除了對家庭完整性的堅持，猶太人傳統觀念裡非常重視孩子和孩子的教育，對於來自父親一方的啓蒙和教育作用更是重視，從這一角度出發或許就能理解，小說在「不能缺乏男主人」的前提下，作者為缺少父親的舒里克一家找尋合適男主人的原因，而何謂「一位合適的男主人」就成為小說裡一個最弔詭的問題。

所以，外婆伊莉莎白成為男主人的替代人選，一個看似由父親(即外婆)、母親(薇拉)、兒子(舒里克)構成的家庭成形，作者卻於此時提出質疑，並對家庭裡僅由女性扶養男孩長大的方式不表贊同，例如：「兩個弱女子如何才能培養出真正的男子漢」(19)，又，「男人的生活對她們兩個女人而言實在是一個謎，甚至可以說是神聖的祕密」(28)，再又，「要讓孩子擁有均衡和諧的成長過程，那麼來自男女雙方的教養確實有其必要性」(39)。從上述可看出作者本身對家庭教養的看法：讓外婆接替父親一角不完全正確，可是有人取代還是勝過於無。當舒里克十七歲，外婆過世，父親角色再度懸缺，何人替補的問題又浮上檯面，但這一次接手該位置的不是旁人，正是兒子舒里克，於是一個弔詭的情形出現——母子關係發生微妙變化，兒子佔據父親之位，而薇拉依舊還是扮演母親的角色，這不得不令人聯想起希臘詩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的故事⁷。悲劇《伊底帕斯王》之所以成為一種廣泛被討論的文化現象，或許不能不歸功於弗洛伊德提出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⁸之說，而從十、三四歲就接觸弗洛伊德的烏利茨卡婭，對於

/article/2007_46/26.html)

⁷ 西元前五世紀希臘詩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所寫的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悲劇中伊底帕斯(或譯為俄狄浦斯)是希臘神話中忒拜(Thebes)的國王，他是拉伊俄斯(Laius)國王和伊俄卡斯忒(Jocasta)王后的兒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並娶了自己的母親。

⁸ 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被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拿來引用，闡釋男性天生具有弑父娶母的慾望和戀母情結(即伊底帕斯情結)。

弗氏「弑父娶母」的論點應該是了然於胸⁹。弗洛伊德認為，伊底帕斯王悲劇所產生的巨大感染力在於，伊底帕斯的作為其實是實現了我們童年的願望——弑父娶母，因為「所有人最初的性衝動都是指向自己的母親，最初的仇恨和殺戮則指向自己的父親」（弗洛伊德自述 280）烏利茨卡婭的小說裡舒里克原本就沒有父親，而外婆則是死於心肌梗塞，弑父的作為因此變得沒有必要，然而重要是小說裡呈現的結果，就是外婆的過世暗示父親位置空出，兒子舒里克順勢取得父親之位，與母親共組成一個新家庭，這個結果正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論，而從後續發展來看，母子兩人的關係確實是沿著這一條預設的線索進行。

的確，在外婆過世、兒子接掌男主人一職後，母親薇拉開始扮演受兒子（實則是丈夫）照顧的角色，兒子也負起照顧母親（實則是妻子）的責任，但是母子之間並沒有發生性關係，兩人謹守以禮，這一點其實也符合弗洛伊德的論點，彼認為，孩童原始的性衝動與殺戮的欲望隨後被「成功地」壓抑下來，儘管事實上仍然存在（弗洛伊德自述 280-281）。在舒里克此一知識分子家庭裡，「亂倫」一詞甚至沒有出現在主角腦海中，然而這是否就能作為母子關係正常的依據？若與小說中舒里克和其他女主角間暴露的性描述相比，母子兩人間關係確實看似正常，然而母子兩人的「亂倫」其實是在心理層面，小說家正是從心理層面著手，使得母子異常的關係不那麼容易被發覺，也免於被冠上「亂倫」小說的名號。此一隱晦不明的曖昧關係直到另一位小女孩瑪麗亞出現後才在小說裡大張旗鼓地對讀者展示出來，因為一個完整的家庭終告成形：父親（舒里克）、母親（薇拉）、女兒（瑪麗亞）的三角結構，小說裡提到，薇拉的內心開始幻想舒里克是瑪麗亞的「父親」，而她是瑪麗亞的「母親」，並想像這是丈夫、妻子和女兒一同出遊的情景：

有時候，像星期天早上他們一塊去博物館或是看展覽，舒里克會牽著薇拉的手，

⁹ 原文如下：«У меня была богемно-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ая бабушка Мария Петровна, от которой в довольно раннем возрасте я получила причудливый набор авторитетов: это были Карл Маркс, Зигмунд Фрейд, Леонардо да Винчи, Бакст-Сомов,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и, прости Господи, Леонид Андреев. Фрейд, которого она произносила как «Фрейд» был, пожалуй, даже на первом месте, прежде Маркса... И я с ним лет в 13-14 ознакомилась.» Иванова К.. Психологи нужны.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человеку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его проблемами, для коррекции поведения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навигатор. (http://www.moeobrazovanie.ru/zachem_nujni_psicologi.html)

而瑪麗亞不是緊緊抱住舒里克，就是跑在前頭，要不就是緊挨著薇拉，薇拉認為自己就是瑪麗亞的母親，而舒里克——瑪麗亞的父親。」(445)

瑪麗亞與舒里克和薇拉一家完全沒有血緣關係，她是舒里克大學同學蓮娜與古巴黑人恩力克的小孩，舒里克出於同情，幫助當時未婚夫下落不明的蓮娜與其女瑪麗亞，將她們帶入自己家裡，沒想到薇拉對這位棕色皮膚的小女孩瑪麗亞備極喜愛，完全無視瑪麗亞真正的母親蓮娜的感受，自行將瑪麗亞視為是自己與舒里克的孩子，並不斷沉溺在幸福小家庭的情境中，甚至達到荒謬的程度：

薇拉和舒里克有過討論。舒里克的任務不只是送瑪麗亞上學而已，他還肩負親屬的角色。薇拉有一種隱約的快感：彷彿瑪麗亞是她和舒里克的女兒，然後有兩個小時的時間裡她都沉浸在這樣的想法中。(453)

此處的「親屬」指的不是別的，就是「父親」這角色，而「隱約的快感」點出薇拉內心裡對於自己和兒子分飾母親和父親的角色既引以為傲而且非常滿足。如果將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伊底帕斯(Oedipus)和伊俄卡斯忒(Jocasta)拿來和小說中的這對母子做比較，會發現極大的反差：伊底帕斯在得知自己弑父娶母的實情之後，刺瞎雙眼、離開王國流浪；母親伊俄卡斯忒則是羞憤自殺，這兩人都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犯下亂倫的罪惡；反觀舒里克卻是裝糊塗，鄉愿地不戳破母親的心思；薇拉則是自顧自地耽溺在自己的戲中，自欺欺人。烏利茨卡婭筆下的這齣現代《伊底帕斯王》，在除去弑父和亂倫的情節之後，悲劇的特質盡除，呈現出的是當代荒謬與反諷的精神了。

三、「柏拉圖式精神之愛」¹⁰的誤解

舒里克與母親薇拉之間並無亂倫，這似乎沖淡了小說中母子關係的畸形狀態，然而是否真是如此？針對這一點有必要再進一步解釋，此節即從薇拉追求「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方向進行剖析。「柏拉圖式精神之愛」在小說裡儼然為舒里克一家的家訓，這也是薇拉對兒子舒里克最重要的精神教育，因此舒里克在耳濡目染之下將「柏拉圖式精神之愛」視為是崇高和犧牲之愛。凡是對烏利茨卡婭小說風格熟悉的讀者和評論者，在這本小說裡都不免將「柏拉圖式精神之愛」聯想到作家之前的作品，特別是《索涅奇卡》和《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兩部小說裡都有一位對家庭奉獻無私之愛的女主角，然而卻因此碰到無法理解的情形：從母親薇拉身上看不到這種無私之愛的實踐，外婆對家庭的奉獻似乎比較類似，然而作者不論是對外婆或是對薇拉都不乏嘲諷和批評之聲，除此以外，在任何一位女性角色身上也都看不到崇高和犧牲之愛的體現，這麼一來，所謂「柏拉圖式精神之愛」在小說中的功用究竟為何？俄國評論者葉爾莫西娜（Галина Ермошина）在〈生物學實驗〉一文中特別針對「柏拉圖式精神之愛」對作者提出質疑，不解烏利茨卡婭若意欲在這部小說中以「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為愛情基調的話，卻不見其中有任何一位角色，以及任何一種愛情形式是對此一理論的實踐，評論者認為，作家在這本小說中表達愛情的手法至多只能算是停留在「生物學階段」（на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¹¹。另外，以「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為家訓的家庭如何與「母子戀」這一種畸形的戀愛產生關聯？若從這一個觀點來看，舒里克與薇拉的關係似乎又被正常化。

¹⁰ 柏拉圖式愛情（Platonic love）是以西方哲學家柏拉圖（Plato）命名的一種戀愛，在現代人眼中，「柏拉圖式愛情」是指相互愛慕的男女只追求心靈溝通，排斥肉慾，並能夠超越時間、空間的愛情。事實上柏拉圖本人並沒有提到過任何關於「柏拉圖式愛情」此一專有名詞的說法，他在對話錄關於愛慾（Eros）探討最多的是在《會飲》（Symposium）和《斐德若》（Phaedrus）兩篇中，在這兩篇中柏拉圖都是藉由他人之口，如蘇格拉底（Socrates）、斐德若（Phaedrus）、泡賽尼阿斯（Pausanias）、厄里克希馬庫斯（Eryximachus）、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阿伽通（Agathon）等雅典男子探討愛情，但最後是以蘇格拉底的意見為主，得出愛情是靈魂的動力與美育的階梯。關於《會飲》部分的資料主要參考書目出自：劉小楓等譯，柏拉圖的《會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¹¹ 原文如下：«Но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роман, задуманный как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 высокой платонической любви,—любви-то как раз не содержит. Ведь нельзя же назвать любовью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е совокупления Шурика с множеством женщин. Любовь в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автора тоже остается на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Ермошина Г.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2004. № 4.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04/4/erm15.html>)

凡此種種，實有必要檢視作者引用「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用意。

烏利茨卡婭認為，作為一位演員，薇拉「跨越了真實生活與舞台的界限……從此只活在自己的戲劇世界裡，在自己的生活中演戲」(10)，這是指薇拉有嚴重的自我耽溺的情形，而對「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嚮往可以更清楚表露此點。小說裡薇拉終生未嫁，一生只愛過舒里克的父親列萬多夫斯基，而在其死後，她便追求更崇高的一種愛情，即「柏拉圖式精神之愛」。薇拉認為，任何一種沒有發展到床上關係的愛，就是柏拉圖式的愛。作者於此處立即跳出澄清，說這是薇拉自己「錯誤的」認知(150)。一般大眾認知中的「柏拉圖式的愛情」指的是男女之間與性無涉的、理想化的相互愛慕情誼，薇拉的定義看似並無可疑之處，何以作者如此急於稱其誤解？

前述有言，薇拉是在列萬多夫斯基死後才將「柏拉圖式精神之愛」時時掛在嘴上，然而其意指的究竟是誰？是死去的列萬多夫斯基？還是另有他人？縱觀小說後續發展，並未出現任何一位讓薇拉心動，但是又願意與其謹守「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理想的其他男性，且整本小說中唯一能與薇拉在精神和心靈上溝通的對象就只有一個一兒子舒里克，這麼一來，薇拉念茲在茲的「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對象指的究竟是誰？答案似乎是呼之欲出了。

按照小說所言，薇拉從小教導舒里克「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價值，要求兒子必須將靈與肉、精神與性欲切割開來，這真是完全錯誤的教育方式，小說中處處可見這種錯誤教育方式的後遺症，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就是舒里克總是能不假思索地和任何一位要求他上床的女性進行交媾，隨後又將之拋諸腦後，並趕回家去照顧母親。從一個角度看，兒子確實按照母親的要求，將靈與肉、精神與性欲切割開來，分別視之，並且總是將前者保留給母親，將後者平均分散在不同女性身上。在舒里克身上確實是徹底實踐了所謂靈肉分離的愛欲之情，只不過是朝畸形的方式發展。

在薇拉的耳提面命下，舒里克不會對母親有任何肉體上的慾望，母親只准兒子可以有「精神之愛」，套句弗洛伊德的話就是，對母親的性衝動被成功壓抑了。但是這麼一來我們似乎就可以理解「柏拉圖式精神之愛」對於薇拉而言的功用：與兒子進行與性無涉的愛情。因為如果按照薇拉的方式將「柏拉圖式精神之愛」解釋為「沒有發展到床上關係的愛」，其語意上就會產生很大的模糊地帶，亦即不只男女戀、男男戀、女女戀，就連「沒有發展到床上關

係的」母子戀和父女戀也都可以算進「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範圍內，就都是崇高之愛，而從這一角度來看薇拉的謬解就能明瞭作者所謂的「錯誤」指的究竟為何。

薇拉就是以謬誤的「柏拉圖式精神之愛」讓自己和兒子發展畸形的母子關係。關於這一點可以下列例子說明，當薇拉因為甲狀腺腫大問題住院開刀，舒里克在其病榻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照顧，他不斷責備自己：「可憐的媽媽……她瀕臨死亡邊緣，他卻還在搞瑪蒂爾達」（150）。他明白母親熱烈追求「柏拉圖式精神之愛」，這是一種既崇高又犧牲的愛，「他猛然一驚，他怎麼會為了『低俗』的肉慾而背叛了這種『崇高』之愛呢」（150）。這裡明顯可以看出，一是舒里克知道母親和他之間存有「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約定，儘管雙方的認知都是錯誤的；二是舒里克認為他和母親之間發展這種愛並無不妥。

這種不妥就還是爆發出來，當眾多女主角之一的蓮娜勾引舒里克，要他和她在男方家裡的浴室中進行魚水之歡時，竟被薇拉目擊，這是小說中非常重要的一幕，薇拉的反應是激憤、難堪和嫌惡，她開始對舒里克冷淡起來，並找到機會質問兒子明不明白「肉體關係和心靈關係」的差別，舒里克於是安撫母親，稱母親「不是普通一般人」（485），並指俗世之人不會有母親這般崇高的認知之後，薇拉內心的虛榮獲得安慰，母子間的衝突便漸漸平息。從一方面來說長大成人的兒子和別的女人發生性關係並非罪大惡極之事，但是薇拉從來都不願意正視兒子這一方面的事情，只是一廂情願地要求兒子要追求崇高的「柏拉圖式精神之愛」，舒里克就是在這種錯誤的認知下迷失自己的愛情和幸福。

薇拉意圖以悲情崇高的角色架起自己在兒子心中無可取代的地位，讓兒子仰望崇拜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卻從不在乎兒子生活上真正的需要。作者烏利茨卡婭以旁觀的角度觀看薇拉和舒里克這對母子，既揶揄嘲諷也不無憐憫，但不加干涉，一任薇拉以無辜的心態演完「自己生活中的戲」；讓舒里克裝糊塗，陪著母親、看著母親演戲。所謂「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在薇拉的生活舞台上，演戲的只有她一個，看戲的也只有兒子一個，她成就了自己在兒子心中最崇高的悲劇女伶的地位，卻誤導了他的生活方向。小說末了舒里克終於開始反省自己的生活，不再對母親百依百順，薇拉馬上感到兒子「語氣裡一種令人不太舒服的遷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講話」。(564) 作者在此只以隱約的暗示點出主角的覺醒，並沒有進一步解釋，但是這樣已經足夠說明，因為在這一齣兩人戲碼中，當其中一人，即舒里克已經

明白自己不想再看母親演戲，也不想陪著演戲之時，女主角薇拉也就失去唯一的觀眾，而那時或許她終能清醒。

四、戀子情結

薇拉雖是舒里克的母親，但從很多角度來看她都不算是稱職的母親，主要原因在於她總是忘了自己是母親這個身分，一直停留在小女孩的角色當中，這和母親伊莉莎白對其的過度溺愛有關，造成薇拉的自我中心和只想受人照顧的心態。伊莉莎白過世後，薇拉意識到自身的定位問題，並對接踵而來的家庭責任感到無所適從：

一個恐怖的念頭驀地浮上薇拉的心裡：原來她一直都是媽媽的女兒，就只是個女兒而已……所以她自己的兒子才會一直以來都叫她是薇拉，而不是媽媽。她現在五十四歲了，可是她內心裡真正的歲數是多少？還只是一個小女孩，一個涉世未深、不懂人生的小女孩而已。(73)

小說文字在此處揭露一個事實，一是薇拉已經五十四歲，二是薇拉認為自己還是一位小女孩。小女孩薇拉認為自己有權利讓人照顧，所以她「自動地將她自己和讀大學的兒子調換了位子，把長者的身分讓給了他」(92)，個性溫馴的舒里克接受了這種角色錯置的安排，對他而言，照顧母親正是順從外婆長久以來的心願，於是母親薇拉變成了孩子，而孩子舒里克則成為了照顧者。小說裡每當描述到舒里克陪著母親散步時，薇拉的內心總是不斷出現獨白，例如當兒子環抱著母親的肩膀時，動作溫柔愛憐，薇拉禁不住想：「看來待在舒里克的身邊當一位不幸的女人，感覺遠比有母親在身邊還要棒」(129)；再，「當年列萬多夫斯基和她也常常在這裡散步，現在是舒里克，用跟他父親一樣尊重裡透著堅定的態度帶領著她走路。『我何其有幸』薇拉想」(233)。薇拉的內心獨白直接反映出她的心態：面對舒里克時，薇拉潛意識裡並不想扮演母親的角色，而是更樂於扮演妻子，甚至是「不幸女人」的角色，從她總是有意無意地將兒子舒里克放到父親列萬多夫斯基的位置上，又竭盡所能地演出「不

幸女人」的悲情角色可以推斷出，薇拉對兒子的感覺遠非單純的母子親情，而更趨近男女之間的曖昧情愫。薇拉微妙的內心情感在作者一而再，再而三的顯露之下，已有評論者注意到：「薇拉對自己兒子的態度會讓弗洛伊德學派感到很大的好奇：她一會在兒子身上看到自己是一位有影響力的母親，一會又忙著辨認自己的情人，即舒里克父親的特徵，一會又想要把瑪麗亞視為是她和舒里克共同的女兒。」¹²

這種曖昧也反映在她對兒子周遭女性的排斥，當舒里克的初戀情人莉莉雅上門拜訪，薇拉以惡毒的字眼說：「她（莉莉雅）就是一個小蕩婦...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她是來自何種家庭」(58)；又當舒里克的大學同學阿麗婭想要和他們一起過新年時，薇拉就以拒食和早退等手段向兒子表示不滿。薇拉不斷暗示舒里克，想過只有兩人一起的新年和聖誕節，並以任性的行為讓他人難堪，種種表現都突顯出一個事實，即薇拉對出現在舒里克周遭的所有女性都抱持著排斥和否定的態度，而這反應出的是她對舒里克的強烈佔有慾。

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單親家庭，父母親容易對子女過度依賴，這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同樣的情節描述，如東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中，焦母早年守寡，與兒子仲卿相依為命，仲卿成為焦母的感情和精神上的靠山，仲卿不只是她的兒子，更是她「潛意識中的第二個丈夫」(胡庭樹 183)，因此，焦母無法忍受仲卿和其妻劉蘭芝之間如膠似漆的夫妻感情，進而要求仲卿選擇休妻或是棄母。她對仲卿一會惡言威脅：「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小子無所謂，何敢助婦語」，一會又好言誘勸：「東家有賢女.....阿母為汝求」，其目的都是要奪回她的兒子。種種跡象反映出，單親家庭中的寡父或是寡母把他們生活與感情上的重心都放在子女身上，由此而產生「戀母情結」和「戀父情結」的倒錯——「戀子情結」，特別是在於寡婦對長子的依賴感更是如此(胡庭樹 183)。

薇拉對舒里克就有這樣的「戀子情結」，這種「戀子情結」作者其實早有鋪陳，當舒里克一接手外婆死後空出的父親角色之位時，薇拉感覺到這是一個遲來的幸福，因為「在她身邊有一個男人，而且這麼照顧她」(171)。兒子十七歲以後，薇拉便開始以「男人」的身份

¹² 原文如下：«Отношения Веры к своему сыну вообще бы дало фрейдистам массу любопытного: то она видит в своем сыне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властную мать, то различает черты своего любовника, отца Шурика, то она вообще хочет считать Марию их с Шуриком совместной дочерью...» Алекандр Чанцев. В Замке девичьих грез., // НЛО, 2004, № 69. (<http://magazines.russ.ru/nlo/2004/69/chan22.html>)

看待舒里克，私下認為母親伊莉莎白對她的愛比不上兒子對她的照顧，因為後者的感受更為「甜蜜」，因為兒子是個「男人」。作者不只一次地揶揄薇拉，揭露她內心裡渴求舒里克這個「男人」的想法，並點破薇拉喜歡以女人的角度，多過於從母親的角色來和舒里克相處。不管是上劇院、散步，還是過年過節，薇拉總是要求兒子的陪伴，因為「從更高層次的觀點來看，他（舒里克）還扮演著『男人』的角色」（100）。此處烏利茨卡婭又再一次以諧謔又尖銳的語氣揭露薇拉隱藏在心裡的祕密。

薇拉對舒里克的「戀子情結」可以說是長期以來的情感孤獨，加上自身的悲劇性格以及過度的依賴性導致的結果，她把自己兒子當做情人，甚至是丈夫看待：「這是有史以來頭一次薇拉能獲得她所想要的生活：在她身邊有一位始終忠於她的男性，總是含情脈脈又無微不至的關心她」（272），這裡的「含情脈脈」引人遐想，然而必須探究的是，薇拉是單方面的一廂情願，還是兒子舒里克亦有所謂的「戀母情結」，這是下節要探討的重點。

五、戀母情結

小說裡眾多女性環繞男主角身邊，渴求他給她們愛，照顧和性，然而所有女性都面對同樣結果——沒有人可以完全佔有舒里克，舒里克永遠不會對任何女人做出結婚的承諾，箇中原因很清楚，舒里克和她們之間存有一道無法逾越的線，即母親薇拉。小說裡多次描寫到舒里克和女人約會時，心中總是惦記著薇拉，時間一到他就會拋下女人，「趕著回去找媽媽啦」（98）。這是女主角之一的瑪蒂爾達看著在共度春宵後立即離去的舒里克背影時的心中獨白。另外，從男主角的行程表中亦可以看出這方面的端倪：「瓦列莉婭，固定星期三。星期一下課後，時間屬於瑪蒂爾達，星期二是薇拉的劇場小組，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學校課業。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則屬於媽媽」（287）。從比例上看，母親薇拉分配到的天數最多，可以看出她在舒里克心中的位置遠高過其他女人；再來行程表上舒里克先寫上的是薇拉這個名字，乍看之下與瓦列莉婭、瑪蒂爾達等其他女性名字一般無異，繼之他才註記是媽媽。這裡巧妙反映出的是，舒里克潛意識裡其實把薇拉也當成一個需要他「可憐和服侍的女人」看

待。¹³

所謂的「戀母情結」即弗洛伊德學說裡的「伊底帕斯情結」。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小男孩會有愛戀自己母親的傾向，但是怕被父親發現並施以懲罰，因而產生所謂的「閹割焦慮」¹⁴，此時小男孩了解到自己無法取代父親，從而壓抑心中對母親的渴望，漸漸對父親產生認同，進而模仿父親表現出男性的特質，至此，戀母情結不是被消除，而是被壓抑。

舒里克並沒有所謂的「閹割焦慮」，原因有二。第一，舒里克小就沒有父親，外婆伊莉莎白扮演的男主人角色雖有經濟和教育的功能，卻沒有「割除陰莖」的威脅。其次，依據弗洛伊德的學說，父親的存在會壓抑兒子對母親的渴望，然而舒里克面臨的情況相反，扮演父親角色的外婆不斷要求孫子要一輩子照顧母親。她總是對孫子耳提面命：「薇拉是為了他才犧牲掉自己的演藝事業，所以舒里克必須珍惜母親為他所做的犧牲」(95)，或者，「外婆在世時曾用溫柔的略帶責備的語氣跟舒里克提到過這點——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加強兒子對母親的愛」(130)。不斷向外孫傳達「薇拉是弱小的女人，需要你的照顧」這樣訊息的伊莉莎白，樂見自己女兒與孫子的緊密關係，甚至可以說，她是舒里克與薇拉之間曖昧情愫的主要推手。

舒里克雖然沒有所謂的「閹割焦慮」，但是小說中也沒有提到任何關於舒里克對母親薇拉有任何性衝動和幻想的字眼，然而正如第二節提到過的「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家訓，致使舒里克對母親的「戀母情結」受到了壓抑，不會表現在肉體的慾望上，而是轉為心理層面的愛戀，所以他才會在與眾多女性維持性關係的情況下，卻只對薇拉說出：「我要娶也只娶妳一人」(528) 這樣的話。

另外一個迫使舒里克更傾向「戀母情結」的原因是來自外婆方面的壓力，亦即所謂「道德型焦慮」¹⁵。沒有考上莫斯科大學、外婆生病過世和初戀情人莉莉雅的離去，這三件事成

¹³ 關於這一點俄國方面的評論也有點出：「舒里克總是同情所有的阿姨之類的年長女性。箇中原因明顯。這是因為他可憐有甲狀腺腫大的、不幸的媽媽：也就是『戀母情結』。」原文：«Ему всегда и везде ужасно жалко всех тетя. Ясно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жалко несчастную маму с большой щитовидкой: “эдипов комплекс”» Владимир Елистратов. Про Шурика, который “делал это” // Знамя, 2004, № 8. (там же)

¹⁴ 小男孩擔心父親會發現察覺他對母親的欽羨而割除其陰莖。(Burger J. M., 《人格心理學》(第二版)。林宗鴻譯。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70。)

¹⁵ 道德型焦慮：在本質上它是對個人良心的恐懼。以日常的語言來說就是「良心的譴責」(同前書，

為舒里克心中最大的陰影，讓他良心受到譴責，這可視為是一種自我懲罰，而他的自我懲罰的方式就是「實踐」外婆對他的要求：努力達成別人的期望、服從別人的話，並加倍照顧母親，順任母親的要求。小說中，舒里克對薇拉「戀母情結」的擴大化是在外婆過世、薇拉生病以後，兒子將母親的「每一個需求掛在心裡……傾聽薇拉的每一個需求……」(159)，又，「薇拉一路上都跟舒里克聊自己在圖書館裡讀到的劇場歷史，而他則帶著對所愛總是有求必應的耐心聆聽她的話」(271)，對母親像是對「所愛」一樣的有求必應，這其實是超出一般所謂母子關係了。

另外有一點必須注意，小說中舒里克叫薇拉多用的是「小薇」(Верочка) 這個暱稱，鮮少用「媽媽」這個稱謂。俄文中，「小薇」(Верочка) 是「薇拉」(Вера) 這個名字的愛稱之外，還有用以稱呼晚輩之意，而作者正是藉由這一個細節，精確地表達出這對母子的特殊關係。書中有言：「每當舒里克看見她這副憂傷的模樣，他的心便會陷入一股溫柔又苦澀的同情裡……於是他一把抱住媽媽纖弱的肩膀，在她耳邊低聲的說：『唉呀，小薇啊。』」(130) 又，當舒里克到了適婚年齡，薇拉建議舒里克找個對象結婚，舒里克卻答：「小薇，妳想都別想了！」(528) 此處「小薇」一詞確實將母子兩人間曖昧的關係表露無遺。

英國作家 D.H.勞倫斯 (D. H. Lawrence) 在小說《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 1913) 中也描述過這種微妙又曖昧的母子關係：莫瑞爾太太與丈夫志趣不投，無法交流，她深感寂寞，將全部的情感與渴望都投射到兒子保羅身上，並對兒子的追求者米麗安感到醋意和威脅，她對保羅說：「我從未——保羅，你知道嗎？——我從未有過丈夫。真的，從未有過。」(張濤 15) 聽到這話的保羅的反應奇特，他輕輕地撫摸著母親的頭髮，吻著她的額頭。這個動作令人想起舒里克對薇拉也是如此。另外，小說中也描述到一段情節：當母親病危時，兒子保羅取代父親的位置，細心照料母親，此處同樣也可與舒里克和母親作對照。還有，莫瑞爾太太回憶起往事時，感到最幸福的時光不是和丈夫熱戀的日子，而是和保羅一同出遊的時光。以上描述均與舒里克和薇拉之間的情節相似，就連母子間親密的稱呼也相仿，保羅稱母親為「親親」、「小鴿子」、「小婦人」，而舒里克則叫母親的小名「小薇」，幾乎不稱「媽媽」。

從 D.H.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來看舒里克和薇拉這對母子關係，更見其相互輝映的旨趣。

有關保羅和莫雷爾太太間的關係的研究文章非常多¹⁶，也由於 D.H.勞倫斯在《兒子與情人》裡放入濃厚的自傳性質¹⁷，使得這部小說幾乎成為「戀子情結」與「戀母情結」的代名詞，然而烏利茨卡婭對待《您忠實的舒里克》這部小說的態度迥異，她非常小心地處理母子戀這個主題，不讓亂倫或其他議題遮蓋掉或是干擾到她對單親家庭教養問題的關注，與此同時，作家卻又不時揶揄嘲諷舒里克和薇拉這對母子，畢竟沒有父親的家庭從某一方面來說，似乎更容易陷入母子戀的問題中卻不自知。

按照弗洛伊德學說，男孩的戀母情結只發生在潛意識中，那是因為害怕被父親懲罰的「閹割焦慮」的影響，所以並不會被執行，然而在舒里克的世界中，由於父親這個角色並未構成威脅，因此他的「戀母情結」不但不會被壓抑，也不會被消除，又由於外婆的推波助瀾，再加上薇拉強烈的「戀子情結」，致使舒里克的「戀母情結」不斷的加強和外顯。

六、結論

烏利茨卡婭在《您忠實的舒里克》裡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在層層語言和情節線索中架構迷宮般的壁壘，讓讀者必須花費一番功夫才能探視其中畸形的母子關係；此外，作者又在慣有的感傷寫實風格裡添加揶揄和嘲諷的語氣，讓已經習慣其風格的讀者和評論家感到不解，作者究竟是要描寫崇高犧牲之愛，還是打算以暴露的肉欲性愛驚嚇社會？究竟是憐憫自己筆下的角色，還是在揶揄嘲諷？烏利茨卡婭從未對這些疑問提出明確的答案，但事實上她早已在小說文本中留下線索。

舒里克與薇拉之間的曖昧就是在如迷宮一般的路徑中進行，沒有父親角色的《伊底帕斯王》如何演出？崇尚「柏拉圖式精神之愛」的家庭如何上演「母子戀」的戲碼？這些令人困惑的迷宮壁壘其實正是導向出口的路徑，只是必須抓住作者拋出的線索，才能循線而出。當

¹⁶ 相關論文請參見：馮化宇，〈從《兒子與情人》一文中看戀子情節〉。社會心理科學，2007 年第 1-2 期；張濤，〈試論《兒子與情人》的戀子情結與戀母情結〉。外國文學研究，1998 年第四期。

¹⁷ 可以參見奧爾丁頓（Aldington, R.）著，《勞倫斯傳》。黃勇民、俞寶發譯。東方出版，1999。

然，小說家不是道德家，不需要處處點明，揶揄和嘲諷已經說明其立場：身為教育家的外婆伊莉莎白卻不懂正確的教育方式；舞臺上演不成戲的薇拉耽溺在自己的生活戲碼中，自憐自艾；「無辜」的舒里克則是以「滿足他人願望為職志」，耽誤自己一生，就以其「戀母情結」來說，也是對母親的「戀子情結」做出的回應，即便如此，自己人生的悲劇終究得由自己承擔，無人能替自身的行為作辯解，作者嘲諷的目的也就是在此。

參考文獻

原典

Улицкая Л. Искренне ваш Шурик. — М.: Эксмо, 2005.

烏利茨卡婭，熊宗慧譯，《您忠實的舒里克》。台北：大塊文化，2008。

期刊論文

李平平，〈論柳·烏利茨卡婭《您忠實的舒理克》女性描寫的小人物視角〉，《工會論壇》，Vol.15，№1，2009.01，頁151-152。

胡庭樹，〈以精神分析的視角看《孔雀東南飛》中主人公的愛情悲劇〉，《安徽文學》，№9，2009，頁182-182。

校莉莉譯，〈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訪談錄〉，《當代文國文學》，№1，2006，頁164-166。

馮化宇，〈從《兒子與情人》一文中看「戀子情結」〉，《社會心理科學》，№1-2，2007，頁69-72。

張濤，〈試論《兒子與情人》的「戀子情結」與「戀母情結」〉，《外國文學研究》，№4，1998，頁14-17。

謝春艷，〈《索涅奇卡》與猶太文化傳統〉，《俄羅斯文藝》，2007，頁50-54。

專書

- Burger, J. M., 林宗鴻譯, 《人格心理學》(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事業, 2003。
- Schultz, D. P., Schultz, S. E., 陳正文等譯, 《人格理論》。台北:揚智文化, 2004。
- 弗洛伊德著, 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 《弗洛伊德自述》。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 弗洛伊德著, 邵迎生、張恒譯, 《弗洛伊德論美》。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0。
- 柯友輝(主編), 塔木德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7。
- 柏拉圖等著, 劉小楓等譯, 柏拉圖的《會飲》。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3。
- 陳方, 《當代俄羅斯女性小說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2007。

網路資源

- Воронель Н.. Секрет Дон Жуана. По мотивам романа Улицкой «Искренне ваш Шурик» // Слово. 2006. № 53. В сайте: <http://magazines.russ.ru/slovo/2006/53/vo16.html>
- Елистратов В.. Про Шурика, который “делал это”// Знамя. 2004. № 8. В сайте: <http://magazines.russ.ru/znamia/2004/8/elist15.html>
- Ермошина Г..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2004. № 4. В сайте: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04/4/erm15.html>
- Чанцев А.. В замке девичьних грез // НЛО. 2004. № 69. В с айте: <http://magazines.russ.ru/nlo/2004/69/chan22.html>
- Иванова К.. Психологи нужны.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человеку справляться с его проблемами, для коррекции поведения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навигатор. В сайте: http://www.moeobrazovanie.ru/zachem_nujni_psicologi.html
- Телятникова С.. Только любовь дает понимание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 Москвичка. В сайте: http://moscvichka.ru/article/2007_46/26.html